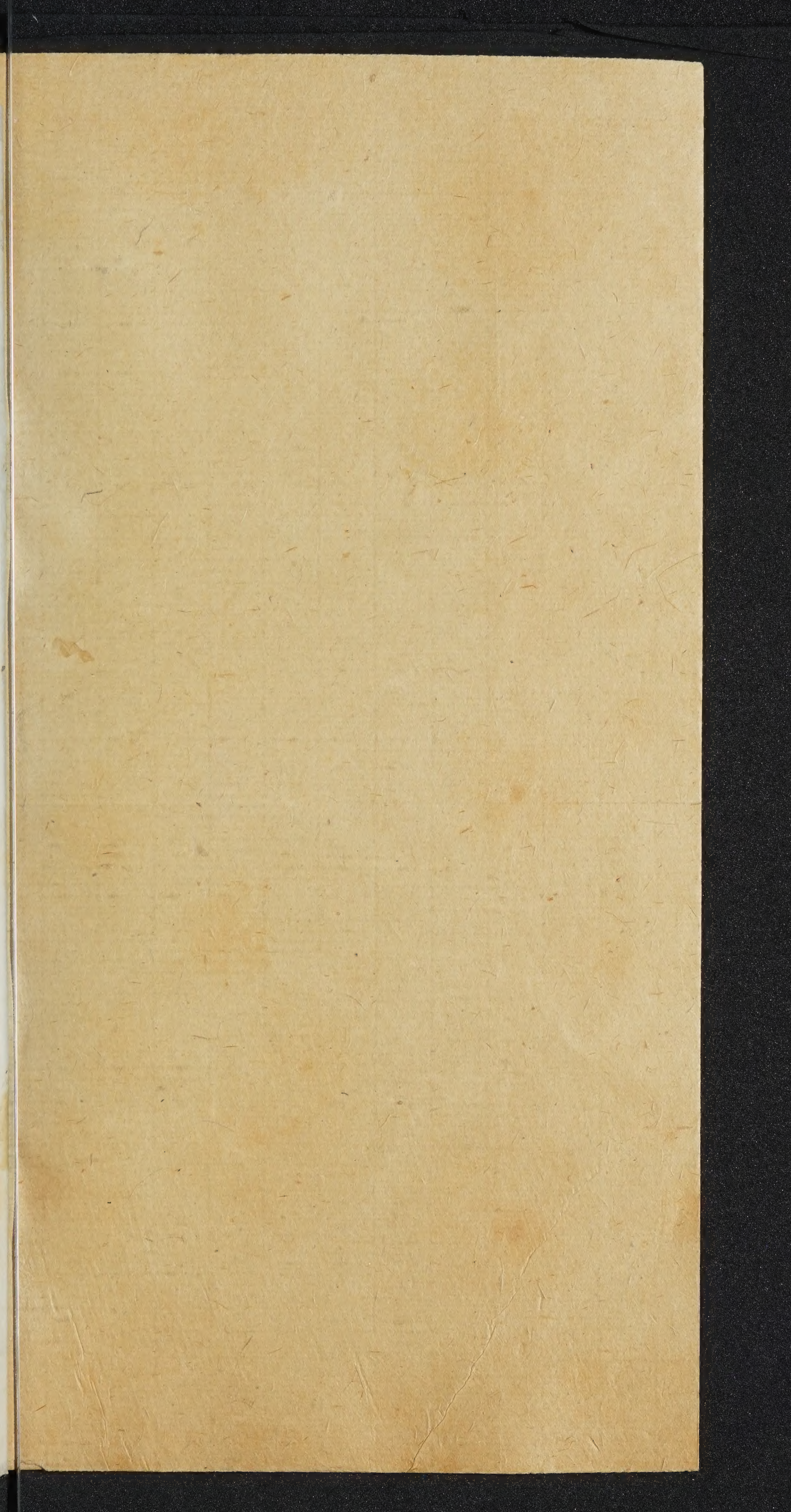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漢 楊侍郎

第柒冊

v. 7



揚侍郎集

揚侍郎集題辭

劇秦美新諛文也後世勸進九錫皆權輿焉元后誄哀思文母盛譽宰衡猶然美新豈有周人申后之思乎寻嘗疑子雲耆老清靜王莽之世身向日景何愛一官自奪玄守班史作傳

亦未顯訾其符命之作傳聞眞僞尚在龍蛇間或者莽善詎耀頌功德者遍海內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頗醞藉鮮醜孟堅讀而不怪也法言世貴太玄後顯並輔六經而行河東甘泉長楊羽獵四賦絕倫自比

諷諫相如不死逐貧賦長於解嘲釋
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十二州
二十五官箴虞書魯頌之遺也酒箴
滑稽陳遵見而拊掌甯讓湻于髡說
酒哉

婁東張溥題

揚侍郎集目錄

符命

揚侍郎集目錄終

揚侍郎集卷全

漢蜀郡揚雄子雲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太玄賦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灾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媺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傿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蜘蜩載羨門與僊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

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
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
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

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偨傂參差魚頡而鳥䀏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

撟旋也流星旄以電爥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
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
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
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
以慘懔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
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黃
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
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遳遳離宮般以

相屬兮封巒石闕施靡乎連屬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佪佪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瑊㻛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㰏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

律於巇突兮電儵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
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
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
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
厓兮白虎敦圉乎昆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
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
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嵏嵲隗乎其相嬰乘
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

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迴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香芬茀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蝹蜎蠖濩之

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漎漎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

淼兮躡不周之逶迆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皐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爥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䚯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黄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

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天閶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邱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迟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

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
黃山濵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
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
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旣與地乎侔貲，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

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慧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繯屬乎

崑崙之墟。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沇溶。淋離廓

落戲八鎭而開闔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抴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蹻娭閒閒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

蹶松栢掌蒺藜獵蒙龍轔輕飛屨般首帶脩虵鉤赤豹牽象犀跇衞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什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

天寶出一方。應騁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沆沆溶溶。遥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允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蹷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屨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

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群娛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㨿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群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士事不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

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迴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
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巖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

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也僕嘗倦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撕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

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寖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甯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

衡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躐乎王庭敺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兗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廻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惠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

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
滲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譚王
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
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
獸校武彯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
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
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

不安輒。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龢。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佾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眞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河東賦

伊季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

茲以勤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
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群臣，齊法服，整靈輿，迺
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
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
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
風發飇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
旭旭，天地稠嶅，簸邱跳巒，湧渭躍涇，秦神下讋，
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
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絪緼玄黃

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眺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甯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是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龍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漓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

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
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
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蓐
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
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
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
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

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
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廢者不永甯。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

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

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玆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

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

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

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

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莊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歸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

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

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柢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

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

何敢有匱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
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
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
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篲而先驅、是以士頗

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虖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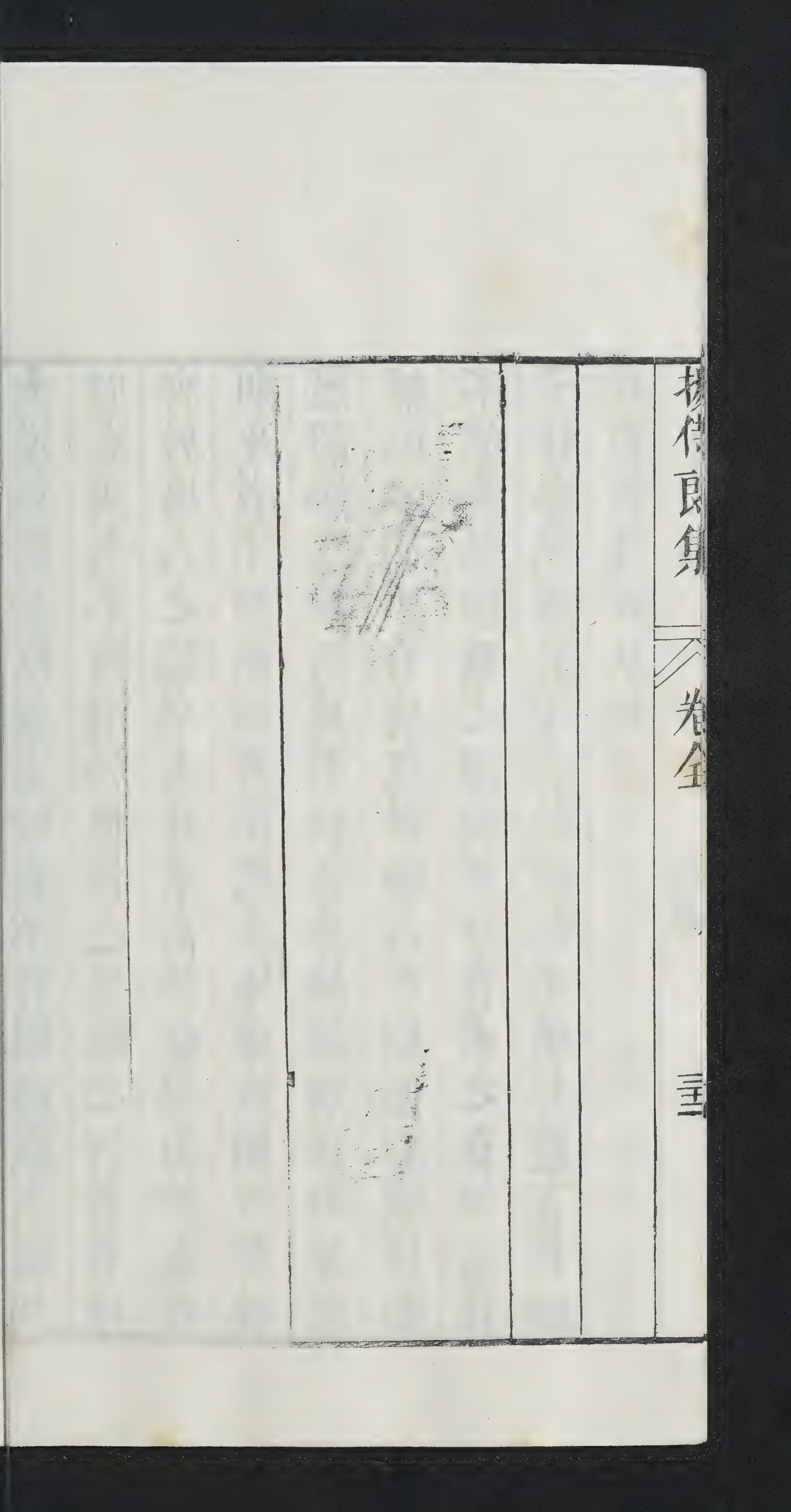
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呧嘖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夫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釆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亾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鷹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兖州牧箴

悠悠濟河兖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雊祖巳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鷄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獻欷厥居爲墟牧臣司兖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旣没周卒陵遲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

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潴。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祗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逄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

重讓。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石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

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荊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

孔甯至幽作頌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强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奧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

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

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蕃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荐臻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彊大漢初定介狄之荒

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
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
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
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
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
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
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太上曜德

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
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
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
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
周宗。臻于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
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
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

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梟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兖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晝爲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湎特牛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諷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劒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僕夫執僃載騂載駰我輿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與魯廄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惎惡夫廄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兹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甯。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䘏。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無云何害。是剥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玆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盡爲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宗寮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

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肖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泰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羸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主。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

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嗇朕不穫。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內無聊。農民司均。敢告執疏。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

姐妹作祟。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温温唐虞。重襲純熟。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寖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恖恖。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灾。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

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瑶臺。紂爲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

每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墻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獻。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柝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過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厥

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執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芃芃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麓。支原污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羿。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麋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倬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群牧綴以方侯。烈烈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允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

元祀。班于群神。我祀既祗。我粢孔蠲。匪愆匪忒。
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
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
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悟。文曝太室。桓納
郜賂。災降二宮。用詰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
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
不如西鄰麥魚。黍稷望夷。隱甕鍾巫。常臣司宗。
敢告執青。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齋慄。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先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好從命。七廟爲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爲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甯。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爲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

泯家言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酒箴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甕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

嘗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符命

劇秦美新文　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
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
比、與群賢竝、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
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
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
天貳地、兼竝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
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罔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

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爇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禮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慾、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蹈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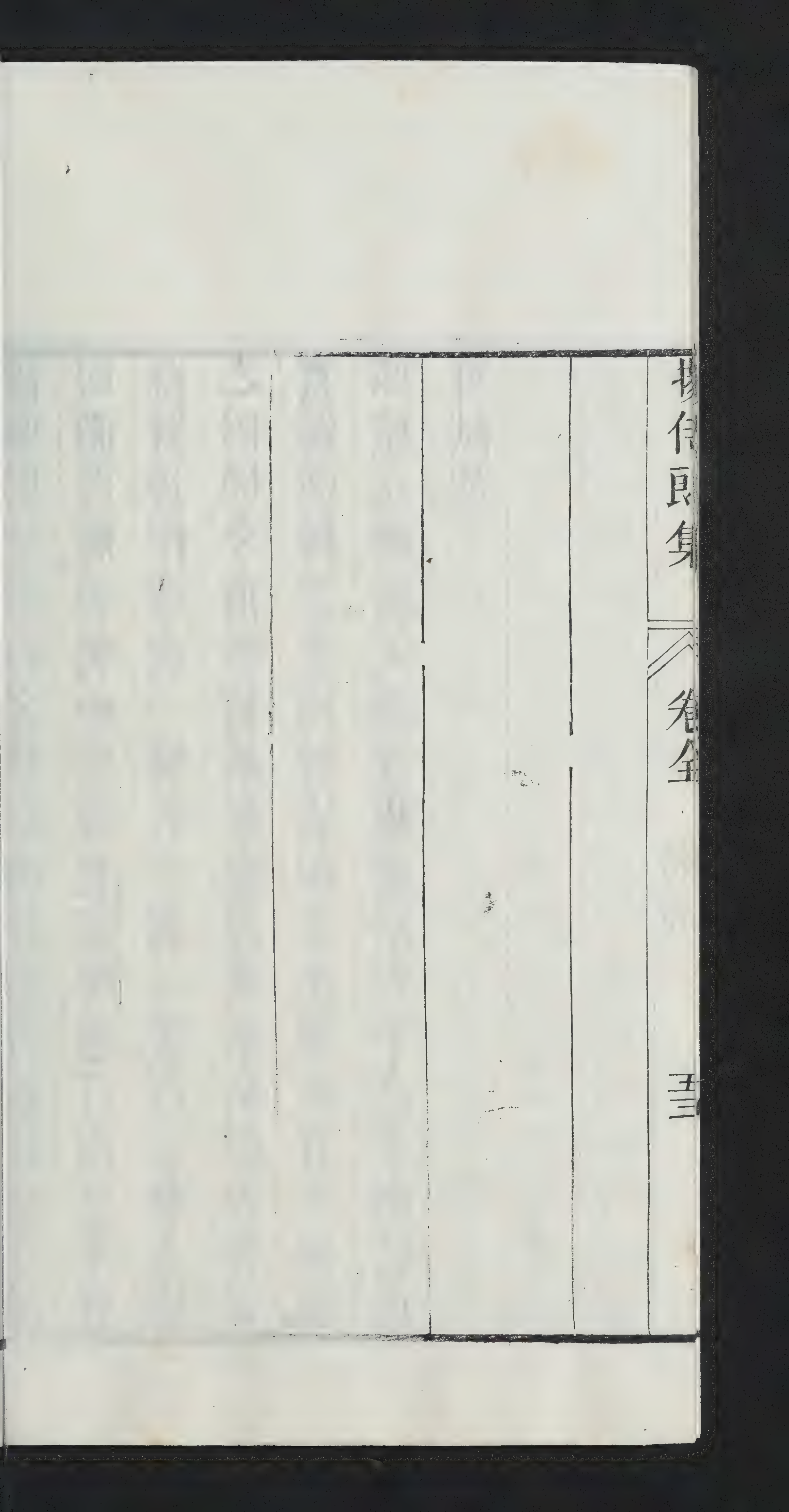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

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燿靡不宣臻式輅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帀洽侯衞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祇

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

、、、

有三憂。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誄之、銘曰（詞一作柩）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禎禳、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

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
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肩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
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
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
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
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覲禮高禖祈廟嗣繼靡格
匪天靡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
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
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

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群祥衆瑞正我黄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讁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黄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赤傳于黄、攝帝受禪、立爲眞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玆珪璧命服有常、爲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祗

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
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
于留不皇詭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
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窮哀此
婺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爲諸生備以勸好學
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
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胥幼
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
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

蠶于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群妾。咸循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勑。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甯、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隨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奚緘伊銘、嗚呼哀哉、

文

太玄攡

玄攡音攡張也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𡰥、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回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杌音兀棿吾結切 方則嗇吝、噓則流體、唫則疑形、是故闔天

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歷則編時律歷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辨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樛萬物乃纏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連章林作運）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

功而幽其所以然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渺宋作渺黃作渺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闔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默而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

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虛形章丁作虛无形宋林許黃作虛无形　所道宋作通　之謂道也宋許黃本至陰陽皆有也字章丁无有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因循林作因緣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昆丁宋作混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无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

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
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
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
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
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罄者與之明者
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
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
佗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三
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

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歷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為。而捐其所

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軫其道斿冥而挹盈丁宋作押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无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

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

其一日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

葢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閒、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葢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一作可）出入無（一作西）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不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一作幹間近杠轂即密益
遠益疎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
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
也

騷

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洼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

槍以爲棊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illegible]。貧

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

兮。豈駕鶩之能捷。騁驊騮以曲鞊兮。驢騾連蹇

而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鼻忽焉而不蚤睹。衿芰

茄之綠衣兮。彼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

固不如蘘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

神龍之淵潛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

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煜煜之
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
以南注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
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
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
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
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中椒與菌桂兮赴江

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纍既允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一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

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之

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

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明之

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自序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盧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

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宅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

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侍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旣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

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徽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郡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亢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

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州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目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

陆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

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賛。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擬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

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傳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敘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

孰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事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
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
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葢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
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楊侍郎集卷全終

